

潘美月 · 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4冊

宋刊劉禹錫文集版本研究

劉衛林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宋刊劉禹錫文集版本研究／劉衛林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目 4+18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編；第4冊)

ISBN：978-986-6657-02-3 (精裝)

1. 版本學 2. 宋代

011.52

97000881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編 第四冊

ISBN：978-986-6657-02-3

宋刊劉禹錫文集版本研究

作 者 劉衛林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年3月

定 價 六編 30冊 (精裝) 新台幣 46,5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宋刊劉禹錫文集版本研究

劉衛林 著

作者簡介

劉衛林 1958年生，廣東東莞人。1988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2000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專攻本文獻學及唐宋詩學理論。現任教於香港城市大學，並任新亞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及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研究員，香港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文評審顧問。先後發表學術論文四十餘篇。主要著作有：《香港所藏古籍書目》（合編）、《詩學概說》、《詞學概說》等。

提 要

本書先後論述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北京圖書館及日本天理圖書館三種宋刊劉禹錫文集之版本問題。首章敘錄劉集傳世各種版本，考述自中唐以後各本之輯集傳承，及宋明以來文集之散佚，與後人哀輯遺文為外集之經過。其後三章分別自公私著錄、圖經所載、刻工年代、避諱闕筆，又先後考諸同一版式之十八種宋刊唐人文集、九行本宋刊南北朝七史，與董弅、陸游於嚴州所刻各集之版本，並參照明清以來鈔刻諸本，考見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刊殘本《劉夢得文集》，並非著錄諸家所稱之北宋蜀刊或南宋蜀刻，而實為刊於徽宗宣和年間之建安刻本。又證明天理圖書館所藏宋刊本《劉夢得文集》，既非王國維所稱之陸游嚴州刊本，亦非傅增湘等所稱之紹興蜀刻，而實為南宋孝宗至光宗年間之浙刊本。復推定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劉賓客文集》為高宗紹興末年杭州刻本，而非前人以董弅題識所定之紹興八年嚴州舊刊。宋刊劉集諸本之刊刻時地既得確考，第五章則更自書名因革、編次差異與文字分歧，先後考論三種宋刊本於版本上之異同，證明三者版本源出雖非一致，然而各本之間實曾參考互校。最後一章自卷帙之存佚、削刪之先後及校刊之精粗，比較三種宋刊劉集之版本優劣，並以明清諸本校勘比對，證明宋刊劉集有助明清諸本刊謬糾誤，是正訛舛，不獨對後世校補劉禹錫文集至具貢獻，且於版本學上價值至鉅。



目

次

前 言	1
第一章 劉禹錫文集敘錄	5
第一節 劉禹錫在世時所輯詩文集及其選集《劉氏集略》	5
第二節 宋初劉禹錫文集之散佚及遺文輯集	7
第三節 宋元時期劉禹錫文集之刊刻及流傳	8
第四節 明清時期劉禹錫文集之刊刻及流傳	13
第五節 劉禹錫詩集之刊刻及流傳	15
第二章 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刊殘本《劉夢得文集》版本考	19
第一節 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刊殘本《劉夢得文集》版本式樣考	19
第二節 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刊殘本《劉夢得文集》流傳概略考	22
第三節 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刊殘本《劉夢得文集》刊刻時地考	27
一、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刊殘本《劉夢得文集》刊刻年代考	30
二、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刊殘本《劉夢得文集》刊刻地區考	37
第三章 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宋刊本《劉夢得文集》版本考	47
第一節 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宋刊本《劉夢得文集》版本式樣考	48
第二節 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宋刊本《劉夢得文集》流傳概略考	49
第三節 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宋刊本《劉夢得文集》刊刻時地考	57
一、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宋刊本《劉夢得文集》刊刻年代考	57
二、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宋刊本《劉夢得文集》刊刻地區考	62
第四章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劉賓客文集》版本考略	77
第一節 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劉賓客文集》版本式樣考	78

第二節 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劉賓客文集》流傳概略考	81
第三節 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劉賓客文集》刊刻時地考	91
一、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劉賓客文集》刊刻年代考	91
二、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劉賓客文集》刊刻地區考	109
第五章 宋刊劉禹錫文集版本異同考	115
第一節 宋刊劉禹錫文集書名因革考	115
一、《劉氏集略》之編訂及流傳	116
二、《劉禹錫集》與《夢得集》之著錄	116
三、《劉賓客文集》之流傳及著錄	118
四、傳世宋刊劉禹錫文集書名考較	119
第二節 宋刊劉禹錫文集各本編次差異考述	120
第三節 宋刊劉禹錫文集各本文字及行款之分歧	134
一、目錄方面之分歧	134
二、標題方面之分歧	137
三、正文部份之分歧	139
四、音注方面之分歧	144
第六章 宋刊劉禹錫文集各本比較及其版本學上價值	149
第一節 宋刊劉禹錫文集各本比較	149
一、卷帙之存佚	151
二、剝刷之先後	153
三、校刊之精粗	155
第二節 宋刊劉禹錫文集於版本學上價值	165
一、是正明清諸本舛訛	166
二、校補明清諸本脫漏	168
三、提供參考音注	168
後記	171
主要參考文獻	173

前 言

唐人文集可觀者甚夥，然而歷經五代兵燹劫火而後，有幸得以傳世者可謂寥寥無幾；即令得以流傳後世，能得以窺其全豹，甚至堪稱善本者，往往又百不存一。顧廣圻即慨嘆：「唐人文集，存者纔二、三十種，藏書家每苦不能盡得。即得矣，又苦其本不能盡善。」〔註1〕於唐人文集之中，除李、杜、韓、柳、元、白而外，當首推劉禹錫。《新唐書·文藝傳》論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而得以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代表唐代詩壇人物者，除李白、杜甫、白居易及元稹之外，可與四大家並列者即爲劉禹錫。〔註2〕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唐中山人，〔註3〕貞元間登進士第，官監察御史，事跡具見《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及《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八本傳。劉禹錫以「永貞革新」失敗，而預「八司馬」貶謫之列，自是偃蹇終生，未嘗得意於仕途。然其詩文早見重於世，並世之大詩人白居易即推許其爲「詩豪」，〔註4〕又稱其詩句「在

〔註1〕顧廣圻：〈呂衡州文集序〉，《思適齋集》（上海：中華書局影印道光己酉年上海徐氏校刊本，1849），卷十。

〔註2〕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排印本，1975年），卷二〇一，〈文藝傳〉上，頁5725～5726。

〔註3〕關於劉禹錫籍貫問題，歷來即有頗爲分歧說法。劉禹錫本人自言系出中山（見《劉賓客外集》卷九《子劉子自傳》，及《新唐書》本傳）；白居易等詩友則稱其爲「彭城劉夢得」（見白集卷六九《劉白唱和集解》，《舊唐書》本傳同）；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以爲劉禹錫「有胡姓之嫌」，現時學者卞孝萱則更從史書中論證劉禹錫系出匈奴（詳卞孝萱《劉禹錫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1至3；及其《劉禹錫叢考》（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頁4～6〈父系考〉一節內有關論證）。由於劉禹錫籍貫問題在學者間尚有爭議，加以亦非本文主要論證範圍所在，是以此處依據《子劉子自傳》內，劉禹錫本人所自稱之「中山人」稱其郡望。

〔註4〕白居易於《劉白唱和集解》內即稱：「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白居易：〈劉白唱和集解〉，《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六九，頁

在處處，應當有靈物護之。」〔註5〕中唐時楊嗣復答文宗問，即舉當世能詩者無過於劉禹錫；〔註6〕明代時楊慎於所著《升庵詩話》內論元和詩人，更謂：「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為第一。」〔註7〕推許劉氏詩為元和第一。

然而唐代時以國手見稱於當日詩壇之劉禹錫，〔註8〕其集自唐以後即多有散逸脫略。至宋初已佚其十卷。北宋初年宋敏求裒輯劉禹錫文集外集，雖欲還其卷帙舊貌，然而所佚者尚眾。是以南宋初年董弅於《劉賓客文集》書後題識內即喟嘆：「世傳韓、柳文多善本，又比歲諸郡競以刻印。獨是書舊傳於世者，率皆脫略謬誤，殆無全篇。」〔註9〕宋時尤袤所編《全唐詩話》錄劉禹錫〈獻權舍人書〉一段，其中「名遂振。嗚呼！以廣平之才，未為是賦，則蘇公未暇知其人邪！將廣平困于窮，阨于躓，然後為是文邪！」〔註10〕共三十八字，傳世劉集諸本均付之闕如，可證劉集自宋以來散逸特甚。

明清以來，劉禹錫文集至為罕見，明代萬曆年間黎民表刊行劉集，已慨嘆傳世劉集諸本皆訛舛殊甚；〔註11〕清代黃丕烈以博搜祕籍見稱於世，猶有安得一宋刊劉集之全者，一正明、清諸本舛誤之嘆。〔註12〕近日雖有《結一廬朱氏臚餘叢書》本等劉集通行於世，然而其間脫略舛訛在所多有。一代詩豪不意身後文集散落如斯，此豈非詩人之重不幸者邪！

宋本劉集沉湮多時，至近世始先後發見，若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刊殘本《劉夢得文集》之為北宋舊刻；至於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劉賓客文集》、天理圖書館所藏宋刊本《劉夢得文集》等，兩本之內外集俱完好無缺，足以刊誤糾謬，匡正傳世諸

1452。

〔註5〕同上。

〔註6〕見《唐語林》卷二，原文為：「宰相楊嗣復曰：『今之能詩，無若賓客分司劉禹錫。』」王澐：《唐語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56。

〔註7〕楊慎：《升庵詩話》，《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十二，頁889。

〔註8〕白居易〈醉贈劉二十八使君〉有「詩稱國手徒為爾」之句見贈，即以「國手」許劉禹錫。同注4，卷二五，頁557。

〔註9〕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印宋刊本《劉賓客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年），書後末葉所附董弅題識。

〔註10〕尤袤：《全唐詩話》，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一，頁75。

〔註11〕見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舊鈔本《劉賓客文集》卷首所附黎民表序文。原文云：「今（韓、柳、元、白）四家集盛行於世，獨《中山》闕焉。相傳吳中有錄本，然偽舛殊甚，詩之梓行者，亦僅十之六七耳。至別集，雖博雅者亦罕見之。」

〔註12〕黃丕烈：《菴園藏書題識》，《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六輯，卷七，頁1521。

本，對於劉集之考訂校勘而言，均可謂極具參考價值之重要版本。惟自三種宋刊本劉禹錫文集先後面世以來，著錄諸家對其刊刻年代及地區等問題，即已眾說紛紜，其間可謂莫衷一是。比如以往論諸本之刻地問題，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刊殘本《劉夢得文集》之爲建本，而論者則多以蜀刻與之。又如天理圖書館所藏宋刊本《劉夢得文集》之爲浙刻，而論者又往往屬意其爲陸游嚴州刊本，或稱之爲蜀中所刻。至若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劉賓客文集》之爲杭州刻本，而著錄諸家每以爲即董弅嚴州舊刊。以至三種宋刊本劉禹錫文集之刊刻年代，各家亦多紛紜之說。是以本文於敘錄傳世劉集諸本後，即分論三種宋刊本劉禹錫文集之刊刻年代及地區，冀能廓清歷來著錄諸家對上述問題爭議，從而考見宋刊劉禹錫文集諸本之版本問題真相。本文各章分別自版式、行款、刊工、避諱闕筆、諸家著錄及文獻所載，又考諸同時鈔版之十二行本宋刊唐人文集、九行本宋刊南北朝七史，陸游嚴州所刊《南史》、《世說新語》、《新刊劍南詩稿》及其他多種不同刊本，並參證於明清以來鈔刻諸本，將所得加以一一歸納印證，先後推定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刊殘本《劉夢得文集》，爲劉麟於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刊，而印行於南宋光宗（1190～1194）時之建刻本；並考定天理圖書館所藏宋刊本《劉夢得文集》，爲南宋孝宗至光宗紹熙二年（1163～1191）間浙刻本；而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劉賓客文集》則爲南宋高宗紹興（1131～1162）末年杭州刻本。

傳世三種宋刊本劉禹錫文集之刊刻時地既得確考，則更論三者之版本優劣。爰自卷帙之存佚、剞劂之先後及校刊之精粗，比較傳世三種宋刊本劉禹錫文集之孰優孰劣，作爲版本及文獻學上選取善本，以供校勘考訂劉集之資。最後更取明清諸本校勘比對，證明傳世三種宋刊本劉禹錫文集，於版本學上之價值至鉅。釐清傳世宋刊本劉禹錫文集諸本之版刻及流傳等問題，及彰明宋刊劉集諸本於版本學上價值，對學者進一步校理劉集，以至研治劉禹錫詩文而言，當有重大意義及幫助；而明、清以來刻鈔各本之源出，亦可因而推見。宋刊劉集版本問題得以廓清，不獨對於研究劉禹錫其人其詩而言，關係至爲重大，並且對於世稱「蜀刻唐人文集」之十二行本宋刊唐人文集，及所謂「眉山七史」之九行本宋刊南北朝七史，以至董弅、陸游知嚴州時所刻多種文獻之版本考訂，甚至北宋初年宋敏求編訂唐人文集經過等，一系列與此有關之版本文獻問題，均可藉此得以取資參證，是知研究宋刊劉禹錫文集之版本問題，其間所關涉者實至廣至鉅。然而自知綆短汲深，謏陋譌舛之處在所難免，尚祈博雅君子，不吝賜正爲感。

第一章 劉禹錫文集敘錄

本文主要集中探討傳世三種宋刊劉禹錫文集版本問題，於分論傳世三種宋刊劉禹錫文集版本問題之前，先對劉禹錫文集之編訂及歷來之流傳情況加以綜述。本章即專門考述劉禹錫文集輯集成編緣起，及文集流傳之經過，並敘錄自中唐以後，歷經兩宋及元代，至於下遞明、清之世，與近代以來劉禹錫文集及詩集之刊刻及流傳概況，冀能對傳世劉禹錫文集各種版本之流傳大略，及各本間之承傳嬗遞關係作一簡介。

第一節 劉禹錫在世時所輯詩文集及其選集《劉氏集略》

劉禹錫在世時曾經輯集個人平生所作詩歌及文章，並加以整理成爲文集。劉禹錫於所撰〈劉氏集略說〉內，對一己早年詩文創作經過與成果，有頗爲具體詳盡之敘述及說明：

始余爲童兒，居江湖間，喜與屬詞者游。謬以爲可教，視長者所行止，必操觚從之。及冠舉秀才，一幸而中說，有司懼不厭於眾，亟以口譽之。長安中多循空言，以爲誠果有名字，益與曹輩畋漁于書林，宵語途話，琴酒調謔，一出於文章。俄被召爲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恒磨墨於楯鼻，或寢止群書中。居一二歲，由甸服升諸朝，凡三進班而所掌猶外府。或官課，或爲人所倩，昌言奏記，移讓告諭，莫神誌葬，咸猥并焉。及謫于沅、湘間，爲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之比耳。前年蒙恩澤，授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慙作。適晴，喜躬曬書于庭，得已書四十通。適爾自哂曰：「道不加益，焉用是空文爲？真可供醬蒙藥褚耳！」〔註1〕

〔註1〕 見劉集卷二十〈劉氏集略說〉。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印宋刊本《劉賓客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年），卷二十，頁6。

自篇中「得已書四十通」說明可知，其先劉禹錫所作詩文經積有四十卷之多，且由劉氏本人親手輯集編訂。因本篇內有「前年蒙恩澤，授以郡符居海壖」之說，故此卞孝萱於《劉禹錫年譜》內即由此推定〈劉氏集略說〉當作於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劉氏六十二歲在蘇州刺史任上。（註2）此外於〈劉氏集略說〉內又提到：

它日，子婿博陵崔生關言曰：「某也鄉游京師，偉人多問丈人新書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媿起於顏間。今當復西，期有以弭媿者。」

繇是刪取四之一為《集略》，以貽此郎，非敢行乎遠也。（註3）

據篇中提到「繇是刪取四之一為《集略》」說法，可知劉禹錫本人在晚年時曾將平生所輯集四十卷詩文，刪取其中四份之一成為《劉氏集略》一書。此一選本不僅為劉禹錫詩文最早之編集，且出於作者本人之選編。

自〈劉氏集略說〉以上所述可知，劉氏文集之最早編訂在劉禹錫「前年蒙恩澤，授以郡符」之際，當成編於劉氏在地方州郡任上。劉氏一生仕途坎坷，尤其早年多遭外放遷謫，先後歷任朗、連、夔、和、蘇、同、汝等州郡之司馬或刺史。卞孝萱於《劉禹錫年譜》中即據「前年蒙恩澤，授以郡符，居海壖」一段，推定〈劉氏集略說〉寫作時間及《劉氏集略》之編定，當在大和七年蘇州刺史任上。其所提出原因為：

禹錫以前所任之連、夔、和諸州，以後所任之汝、同諸州，均不瀕海，故定為蘇州。（註4）

因此段說明文字開首本有「前年」二字，故知此節當屬劉禹錫追想往日編訂文集經過之作，可見〈劉氏集略說〉一文未必作於大和七年蘇州刺史任上。不過自〈劉氏集略說〉「居海壖，多雨慙作。適晴，喜躬曬書于庭，得已書四十通」，及「今當復西，期有以弭媿者。繇是刪取四之一為《集略》」等說明之中，足以見出劉禹錫文集之整理及編訂，以至刪取四十卷詩文成為十卷之《劉氏集略》等工作，必在劉禹錫出任京師以東又濱於海壖之州郡任上。卞孝萱以為劉氏在大和七年蘇州刺史任上編成《劉氏集略》，雖然無法證明《劉氏集略》之選編必在大和七年，但卞氏所提出《劉氏集略》應編於蘇州刺史任上說法，與劉氏本人仕履出處及〈劉氏集略說〉所述則頗見脗合，故此可信劉禹錫哀輯四十卷詩文及選編《劉氏集略》時間，當在大和六年（832年）二月至大和八年（834年）七月蘇州刺史任內。

（註2）見卞孝萱：《劉禹錫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181。

（註3）同注1，頁同。

（註4）見卞孝萱《劉禹錫年譜》大和七年「本年，禹錫自編《劉氏集略》」條下所論。同注2，頁同。

第二節 宋初劉禹錫文集之散佚及遺文輯集

雖然劉禹錫在世時曾輯集四十卷詩文而選編成《劉氏集略》，然而令人深感遺憾是，此一經劉禹錫本人親自編訂之文集可惜並未能流傳於世，亦未見各種公私書目著錄。始見於著錄中之劉禹錫文集，載《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志〉四之內：

劉禹錫集四十卷。(註5)

《新唐書·藝文志》內所著錄之此一「劉禹錫集」，與劉禹錫本人於〈劉氏集略說〉內所稱晚年輯集所得之詩文卷數適同，俱有四十卷之多。然而此一原先收錄四十卷詩文之劉禹錫集，入宋以後佚去其中十卷，亦即僅存三十卷之文集。北宋時宋敏求(1019~1079)哀輯劉禹錫集外遺文，得詩四百七篇，雜文廿二篇，合為外集十卷，名之為「《劉賓客外集》」。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刊本《劉賓客文集》，於《外集》卷十後附有宋敏求後序。於後序內宋敏求提到其時劉集之散佚，及哀輯劉禹錫集外遺文之途徑與經過：

世有《夢得集》四十卷，中逸其十，凡詩三百九十二篇。所逸蓋稱是，然未嘗纂著。今哀之，得《劉白唱和集》一百七、聯句八，《杭越寄和集》二，《彭陽唱和集》五十二，《汝洛集》二十七、聯句三，《洛中集》三十、聯句五，《名公唱和集》八十六，《吳蜀集》十七，《柳柳州集》六，《道塗雜詠》一，《南楚新聞》四，《九江新舊錄》一，《登科文選》一，《送毛仙翁集》一，自《寄楊毗陵》而下五十五，皆沿舊會粹，莫詳其出，或見自石本者，無慮四百七篇，又得雜文二十二，合為十卷，曰《劉賓客外集》，庶永其傳云。(註6)

據此可知北宋時原先有四十卷之劉禹錫文集，其中十卷經已散佚。經宋敏求廣泛搜求，自北宋時所見各種唐人唱和集及文選中輯出劉氏詩文，然後於文集中始加入共有十卷之《劉賓客外集》。宋氏哀輯雖眾，然而仍未能盡得所有散佚篇章。其後董弅於劉賓客文集題識內即提到：

《夢得集》中所逸，蓋自第二十一至三十卷，後人因以第三十一至四十卷相續，通為三十卷。宋次道纂著外集，雖哀類略盡，然未必皆其所逸者，今不可攷也。(註7)

董弅於題識內除指出宋敏求纂著外集，雖哀類略盡，然未必盡屬原先所逸作品外，

(註5) 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排印本，1975年)，卷六十，〈藝文志〉四，頁1606。

(註6) 同注1，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印宋刊本《劉賓客文集》書後末頁所附宋敏求後序。

(註7) 同注1，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印宋刊本《劉賓客文集》書後末頁所附董弅題識。

又提到劉禹錫文集內所散佚為原先卷二十一至卷三十部份，後人將卷三十一至四十與前二十卷相接，成為北宋時通行之三十卷本劉禹錫文集。董弅以上對於北宋當日所流傳劉禹錫文集說明，可證諸其時晁公武所撰《郡齋讀書志》著錄之內：

劉禹錫《夢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註8)

《郡齋讀書志》以上所著錄之三十卷劉禹錫《夢得集》及十卷外集，蓋即宋敏求於劉禹錫文集後序內所稱，中佚十卷之三十卷本《夢得集》；其十卷《外集》當即為宋敏求所裒輯之《劉賓客外集》。董弅於劉禹錫文集題識內提到「後人因以第三十一至四十卷相續，通為三十卷」之《夢得集》，與「宋次道纂著外集」，蓋亦即《郡齋讀書志》內晁公武所著錄共有詩文集三十卷及外集十卷之劉禹錫《夢得集》。

第三節 宋元時期劉禹錫文集之刊刻及流傳

宋敏求纂輯劉禹錫集所散逸詩文，編成《劉賓客外集》後，至北宋末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時，劉麟刊唐人數十家文集於建安，其中有《劉夢得文集》在內。其時與劉夢得文集一併刊刻，而仍流傳至今日者，尚有元微之、孟浩然、孟東野、張承吉、孫可之、司空守愚、杜荀鶴諸人文集。(註9) 劉麟所刻之《劉夢得文集》原有內集三十卷，流傳至近世則僅殘存四卷，以故無法考見文集原先是否亦有十卷之外集。

此一刊於北宋末年之劉集殘本，至今尚存卷帙為卷一至卷四。其編次分別為：卷一為賦，卷二至四俱為碑。卷一首行大題為：「劉夢得文集卷一」，次行低一格標小題「賦」。大題下鈐「鐵琴銅劍樓」、「紹基秘笈」及「稽瑞樓」三白文印，又卷四末頁鈐有「翰林國史院官書」印，由此及諸家書目著錄得知，此帙元時曾為翰林國史院之官書，又先後歸陸西屏、黃丕烈、陳揆，及瞿紹基、瞿鏞父子等所藏。此一劉禹錫文集之殘宋刊本後歸北京圖書館皮藏。黃丕烈（1763~1825）於〈百宋一廬賦〉內「賓客碑文，受教名儒。以石攻錯，乍彰其瑜」一段之下注云：

(註8) 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宋淳祐袁州刊本，1937年），卷四上，頁371。

(註9) 此等刻本流傳至清代時尚存數十種，今可考見者除劉夢得集外，其餘共有十七種之多。張文昌、皇甫持正、李長吉、許用晦、鄭守愚、孫可之及司空表聖等七種，於1922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入張元濟等所輯《續古逸叢書》內；而元微之、孟浩然、孟東野、鄭守愚、李長吉五種，則著錄於北京圖書館所編《中國版刻圖錄》內；此外權載之、歐陽行周二集，現藏國立中央圖書館，著錄於該館所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宋本圖錄》內。張承吉及杜荀鶴文集則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行世。

殘本《劉夢得文集》，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廿一字，所存一至四而已。

〔註10〕

即明確交代此本之書名、版式及卷數等問題。此一宋刊本劉集，於明代時嘗有鈔本流傳。黃丕烈跋明鈔本《劉夢得文集》云：

甲戌端陽後二日，有友人言坊間新出一舊鈔《劉夢得文集》，為張君訥菴所得。……文集三十卷舊鈔；外集十卷，則國朝人補之者。……以余所藏宋刊本核之，舊鈔之底子，動合于宋。〔註11〕

黃丕烈於篇中提到之「余所藏宋刊本」，亦即以上所述劉麟於北宋末年所刊《劉夢得文集》。從黃丕烈「舊鈔之底子，動合于宋」說明中，可以推斷黃氏當日所見此一坊間新出之明人舊鈔本《劉夢得文集》，大抵亦源出於黃氏所藏殘宋本《劉夢得文集》。黃丕烈跋校本《劉夢得文集》亦提到：

是集余有殘宋刻一至四卷，取對舊鈔多合。〔註12〕

亦足證明此一明代舊鈔本《劉夢得文集》，與殘宋本《劉夢得文集》之關係。因此一明代舊鈔本祇存內集三十卷，依黃丕烈以上所記，十卷外集不過屬當時人另行補入，故仍無以考見北宋末時劉麟所刻劉集是否亦附有十卷外集。

至宋室南渡以後，董弁於高宗紹興八年（1138年），校刊劉禹錫文集內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為《劉賓客文集》。董氏於《劉賓客文集》書後題識云：

世傳韓、柳文多善本，又比歲諸郡競以刻印，獨是書舊傳於世者，率皆脫略謬誤，殆無全篇。余家所藏，固匪盡善，既為刻印，因訪於郡居士大夫家，復遠假於親舊，凡得十餘本，躬為校讎是正猶可讀。而《外集》獨余家有之，更無它本可校。第證其字畫之舛訛，其脫逸及可疑者存之，以遺博洽多聞取正焉。紹興八年秋九月壬寅廣川董弁題。〔註13〕

自董弁書後題識可知，南宋初年舊傳於世之劉禹錫文集率皆脫略謬誤，難以覓一完好版本。董弁以家藏舊本及訪求所得十餘種不同版本，親自校讎是正。《外集》則僅得家藏舊本，故只能訂正筆劃訛誤，無法是正脫逸可疑處。自董弁校刊劉集後，自是宋以來得有內外集均完好之劉禹錫文集流傳。

陳振孫（1211～1249）於所撰《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內著錄「《劉賓客集》三

〔註10〕 顧廣圻撰、黃丕烈注：《百宋一廬賦》（臺北：廣文書局《書目續編》影印士禮居叢書本，1968年），頁25。

〔註11〕 黃丕烈撰、繆荃孫等輯：《菴圃藏書題識》（臺北：廣文書局《書目叢編》影印民國八年（1919年）刊本，1967年），卷七，頁599。

〔註12〕 同上，頁同。

〔註13〕 同注7，頁同。

十卷，外集十卷」〔註14〕，並稱：

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宋次道哀輯其遺文，得詩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篇爲《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註15〕

陳氏所據者，當即爲董弁刊本，故所著錄與董弁校刊本《劉賓客文集》書後題識頗爲一致。

高宗紹興年間（1131～1162）杭州曾重刊董弁此一校刊本劉集，書名亦爲《劉賓客文集》，內集三十卷，外集十卷俱全。內集每半頁十二行，行廿一字；外集每半頁十三行，行廿二字。編次與劉麟刊本同，卷一賦，卷二至二十依次爲：碑、論、記、書、表章、狀、啓、集紀等雜文；外集卷一至八爲詩，末二卷爲碑表、墓誌等雜文。此帙明時藏華夏（？～1648）眞賞齋，豐坊（1523 進士）〈眞賞齋賦〉內著錄此本云：

《劉賓客集》共四十卷，內外集十卷。〔註16〕

其後是書爲項篤壽（1562 年進士）所藏。清軍陷嘉興，此帙被掠北去，遂流入清廷皇室之中，後度藏於承德避暑山莊之內。

民國三年（1914 年）內務部起運熱河行宮書籍及陳列品入北京，故此帙一度入藏古物陳列所，並於故宮武英殿展出，徐森玉嘗借出影印。李盛鐸跋民國吳興徐氏影印宋紹興刻本《劉賓客文集》記其事云：

小字本《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宋紹興初刊，藏之天府，在熱河避暑山莊，人間無由得見也。近年，行宮寶物移入京師，陳列武英殿，縱人觀覽，徐子森玉商典守者假歸，以西法影出付印，公諸同好，可爲《中山集》發一異彩矣。〔註17〕

邵章《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續錄》著錄劉禹錫文集內之「民國吳興徐氏影印宋紹興刊本」〔註18〕，即爲此帙之影本。原書則於 1949 年以後遷臺，歸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

董弁刊此帙於嚴州任內，其後集版廢於火。至孝宗淳熙年間（1174～1189），陸

〔註14〕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廣文書局《書目叢編》本，1968 年），卷十六，別集類上，頁 994。

〔註15〕 同上，頁同。

〔註16〕 豐坊：〈眞賞齋賦〉，繆荃孫輯：《藕香零拾》（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刊本），第二五冊，頁 6。

〔註17〕 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年），集部，頁 35。

〔註18〕 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卷十五，集部二。